



跛脚阿彩是我们茶场采茶零工的小包工头。

茶场四周还是一片雾白时,采茶的女人们开始吃早饭,一手大馒头,一手端着白粥,女人们叽叽喳喳说着话,大都是河南安徽口音。阿彩一手拿着馒头一手指着谁谁谁:你今天在东边那个山头负责,北边那个山坡你去监工,收秤由你监督……被她点到的女人一面咬着馒头一面点着头。阿彩每天点名负责的女工都不同,这也是我看重阿彩的重要一笔。

阿彩是河南人,在我们茶场带采茶零工已有几个年头了。别看她腿瘸,但她身上有狠劲。有一位河南大妈,也是阿彩带来的,那大妈喜欢大葱就馒头,阿

彩知道我春茶时分忌讳葱蒜,警告过她几次未果。清明前一天,阿彩把那大妈的铺盖一卷直接送她到车站。我说这样太残忍了吧!阿彩双手一摊:我管零工,还是你管零工?

从此,在阿彩的队伍里,再也没人敢吃有异味的东西。

阿彩腿瘸,她不进茶垅,但她会拿着电子小喇叭在茶埂上来来回回巡视。有一次我带客户去茶山上看鲜叶,车还没停稳,就听到阿彩用电子小喇叭在对着一群群采茶女工高声叫喊着,今天是炒雀舌,全部是芽尖,今天鲜叶采工是每斤一百二十元,如发现一芽一叶,别怪我扣工钱。

这时如有人说话,小喇叭里又会扬起阿彩的声音,大家不要

阿彩

□ 金文琴

说闲话,不要挤在一条垅上,集中精力采摘。顿时,啪嗒啪嗒,采摘鲜叶的响声连成一片,有时也会盖过阿彩的电子喇叭声。

客户会在一旁赞叹,你这个包工头是厉害角色。

阿彩的厉害在于能管住这七八十人,这些人食宿待遇,还有临时保险、车旅费,各个时段采摘鲜叶的价格等等一系列芝麻绿豆般的琐事,她都安排处理得一清二楚。我向客户介绍说,我统包给阿彩,至于她如何给她的采茶零工分配,我从不干涉。

等我们准备上车回茶场时,一回头,只见阿彩正操起脚边一根树枝向她对面的一位中年妇女砸过去,只见阿彩眉毛一

竖,高声骂着,早上出门开会时和你们说过多少遍了,不是用手指甲掐鲜叶,要用大拇指食指二指的指腹摘住,往上一挑,听到没有……那位被树枝击中的中年妇女明显速度慢了下来,用二指指腹在摘嫩芽了。

我摇下车窗,对着阿彩竖起了大拇指。

我们做茶的人都懂得,鲜叶是不能用手指甲采摘的,那样会伤枝茎,根部会受损伤,当时发现不了,做成干茶一泡就是红根了,就卖不上好价了。

傍晚时分,采茶女工会在茶场大门口排起长长的队伍,等待过秤。过完秤,茶场检验员会对每一位竹篓里的鲜叶作点评,当检验员说,这个大了,这个还好,这个有指甲掐的,这个有余叶……阿彩会一一在姓名斤两后面作记录,最后交由检验员签字。

但阿彩结起工资来,一点也不会亏待她的零工。我们分清明前后和谷雨前后结帐四次,我记得阿彩来我们茶场第三个年头时,谷雨前结工资时,出现了一个小插曲。有位制茶师傅和

阿彩打赌说,你来我们这也好几年了,你知道一斤干茶雀舌有多少个芽头?

阿彩眉毛一扬,一跛一跛地凑到那师傅面前一字一句地但抑扬顿挫地说,如果我答出来,你拿什么奖励我?

那制茶师傅哪能料到她一个带零工的包工头会懂得呢!他说,我请你们这支七八十人的队伍到城里吃大餐。

阿彩让他立下字据并要我作证签字,我也只是当他们在闹着玩玩,还笑嘻嘻地签了字。

结果是我和制茶师傅都心服口服地输了。

阿彩当着我和所有制茶师傅的面,收住笑声,又是一字一句且无比清晰地像如数家珍报出了:标准一斤雀舌干茶六万三左右颗芽尖,一斤鲜叶一万五左右颗芽头,清明前我们每采摘一颗芽头只有五厘多工钱,谷雨前我们每采摘一颗芽尖只有三厘不到工钱。

春茶结束时,我们茶场理所当然请阿彩和她的队伍到城里吃大餐,看着她们欢天喜地的模样,我真心欣赏阿彩。

春天二首

□ 强爱俊

踏春贺岁

立春起始竞新裁,杏李桃梨次第开。
放眼园亭融绿意,沁心山水晕红腮。
一湖倒影已嘉矣,百鸟和鸣更快哉。
贺岁当追好时节,呼朋唤友踏青来。

赏梅

雪愧输梅一段香,东风初到便消藏。
独留清气冲山郭,怒放横枝映水乡。
骨骼从来生绝代,精神更是不寻常。
窗前有汝诗无瘦,入梦高情喜欲狂。

两棵梧桐树,你们还好吗?

□ 祁冻一

一棵树被一个人记得,或许与他个人的经历和当时的心境有关;一棵树被很多人关注,肯定是予以了他们特殊而别样的情结和意义。

老政府门前的两棵梧桐树大概就是如此吧。老政府的地点,位于县府路与虹桥路交界的地方。我并不知道这两棵梧桐生长的年代,听父亲说,好像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县城念书时就在那里了。我明白,这两棵老梧桐,一定记录了小城许多事,也一定让许多人记住了它们。

真正认识这两棵梧桐树,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上初中时。那年,我家搬到了虹桥新村,我每天上学都要从它们身边经过。茂盛、粗壮、硕大的树荫郁郁葱葱,树干不高,枝桠很少,但健壮而有力地伸向

天空。

后来,虹桥路、市场路由石子路改造成水泥路,同时街道两旁栽上了梧桐,渐渐地,以政府门前的两棵梧桐为龙头,形成了东西南北两条美丽的梧桐景观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考入法院工作,从法院到家,每天都能走在梧桐春夏秋冬、一年四季展现的不同景致里。春天,干净的枝头萌芽了,像嫩绿的花骨朵即将绽放;最喜欢走在夏日的梧桐下,绿荫撑开,灼热的阳光似乎隔在了另一个世界;秋天的梧桐最美了,金色的树叶飘然落下,落在肩膀上的,又会悠悠然滑下,别有味道;而冬天落光叶子的枝杆,可以任暖阳毫无顾忌地透过枝桠照在行人身上,引得行人大大为赞赏,完全是一

种懂得人间冷暖的植物啊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市民们集体到某地旅游或参加活动时,总会选择在梧桐树下集合出发。先来的人,或站在树下或倚着树干,有的端详,有的聆听鸟鸣,有的聊天说笑,打发无聊的等候时光。这两棵梧桐树,自然而然成了小城独特的地标,也越来越表现出它亲和的姿态。

随着城市面貌的改善、政府的搬迁,老政府门前的两棵梧桐树开始不适应城市建设的需要,只能被移植到别处生长。

只是,每当想起那两棵梧桐树的时候,仿佛是想起了两位故人,亲切而温暖,久久地回荡在心底……老政府门前的两棵梧桐树,你在哪里?你们还好吗?



小清培是城西与建昌接壤的一个小村落。她与天荒湖毗邻。这里,水网交错、视野开阔、沃土无垠,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。小清培最出名的,莫过于横跨清培河上的隘本善桥。

南宋绍兴二十八年,一个丽日清晨,村里来了个慈眉善目的僧人,找到清培当地的乡绅,自称自己是临安昭明寺的和尚,法号普慧,说要捐建一座拱桥,了却自己多年的心愿。乡绅们欣然应允。筑坝车水,历经数月,终于建成了单孔净跨8米、拱矢高4.7米的青石桥。桥快建成时,临安昭明寺派来了两个沙弥,道出了普慧大师就是当年搞得乡邻们鸡犬不宁的顽劣乡童。弥留之际,托弟子完成自己的遗愿。普慧和尚少年时放荡不羁,后经高人点化,遁入空门,修行多年,终于成了得道高僧。多年化缘和讲经所得,皆用于普度众生,修桥补路。在清培修一座石桥,是普慧多年的夙愿。石桥竣工之日,清培人把这座造福桑梓的石桥,叫作“本善桥”,意为“善善有道、人性本善”。

本善桥建成后,西北天荒湖、建昌、登冠、直溪一带的百姓出行有了依仗。鱼虾、稻谷、猪羊、蛋禽……通过本善桥上面的

车辙,和本善桥下清冽的清培河源不断地输往远方。换回了钱财物什,百姓们过着富足平和的生活。

历史不过一瞬间,匆匆已是数百年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日寇入侵,国民党安外先攘内政策,导致了中华大地民不聊生。本善桥西首的天荒湖一带是难得的抗日场所。在本善桥周边村落,诞生了无数为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儿女,和众多拥军拥属的典范。“小红妈”与陈毅元帅的故事,更是鲜活地在本善桥方圆几十里的坊间广为流传。

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,我独自迈步在本善桥上。古桥已被保护了起来,旁边已造了一座混凝土新桥。我站在桥上,不远处天荒湖畔,不时传来清脆的鸟鸣声。本善桥,在橘黄色路灯的辉映下犹如一副特写的油画。站在桥上的我,仿佛成了这画中的寥寥数笔。倏然间,我仿佛感到了一股强大气流迎面袭来,并逐渐挤压,包裹在我心灵外,那层浮躁、虚妄的外壳被瞬间击碎。

我的心顿时澄明起来。本善桥,在人们的心目中,早已蜕变成了人心向善的一种象征,并一代又一代地被传承下去……